

姜注
王羣選輯

重
訂
廣
吳
初
廣
志

王漢波題簽



家庭

秘術五百種

五版

歷代宮詞

是書係日本日用百科全書之一爲大橋又太郎編輯太倉唐眞如先生譯述分人事門飲食門衣服門器具門妙術門五部類所載之祕術皆有確實之證據而合於科學之原理誠家庭不可少之書也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空中戰鬪術

再版

是書爲日本陸軍少佐高塚彊原著太倉唐眞如先生編譯詳述飛船飛車關於軍事上之戰鬪力及國際上之凌空問題凡研究軍事及法律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洋裝一厚冊定價一元

總發行所

上海六
馬路

東方書局

此書爲虞山馮登瀛先生所撰先生笙簧六經鼓吹百家出入韓柳歐蘇之門沉潛李杜元白之什間以餘暇寓意謳吟莫不磅礴積典麗矞皇宜風宜雅悉歸本于無邪至義而歷代宮詞尤爲雅鉅製自秦漢以迄有明旁及六朝五代凡于治忽攸關足資法戒者各賦一章逐于治忽攸關足資法戒者各賦一章察幾知前代興衰得失之由始自房中而流及海內非特辭宗雅麗響別淫哇實可與關雎葛覃媲美千古已本局以重金購得原稿用中國上白連史紙精印分訂上中下三冊布套一函定價一元

重訂虞初廣志卷五

鄧水 姜泣羣選輯

鐵腳板傳

彭遵泗

鐵腳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暉。生有膽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新斬叢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腳板也。登暉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著履。行膝止及脰。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僞將狄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勦。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擗戮四鄉居民。登暉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爲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爲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暉持獵械。負柴弓竹矢。

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棓相隨據城西醴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暉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營中。夜半登暉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迺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班竹王二郎壩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爲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暉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暉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暉之庇。思其功皆稱鐵脚板也。成功旣殺登暉駐兵石佛站修木橋鑿濠塹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迺下。

史氏丹溪生曰陳登暉不忍桑梓之難冒萬死抒公忿跡其所爲一方之廣涉

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殺登皞。意何爲乎。母亦奸上人。忘利害。迺其鄉之風氣使然與。

南邨曰。陳氏一鄉里小民耳。其抗賊也。徒將一時之義憤。而居然能衛厥桑梓。功庇一方。可知天下安有不可爲之事。懦夫自無能耳。

趙文華軼事

清涼道人

明趙文華號蓉江甯波慈谿人。由部曹仕至工部尙書。忤世宗削籍歸。以臘脹腹裂死於淮安舟次。其黨邪害正。納賄招權。及反覆傾險之事。具載明史奸臣傳中。不復再述。茲就予聞其鄉人所談佚事而紀之。以資談助焉。文華未冠時。出應童子試。適學使按臨甯郡。道出慈谿。文華先於十里外具謁請見。學使異之。進而問其故。文華曰。某爲合邑生童乞恩而來。非敢以己事干求也。慈谿去寧波府城一百數十里。與試者必兩日始到。凡守候考期。及試畢而歸。約以十

日計考資非數金不可。家富者固自裕如。而貧寒者未免拮据。某以爲台旌若不。過此固不敢請。今幸經臨此地。懇卽於縣城先試本邑生童。則寒畯感激深恩。當無既極。學使以乖成例難之。文華復固請再三。學使遂面試其詩文。信筆而書。辭意兼美。喜而謂之曰。汝大器也。勉之。今姑從汝請。後不爲例。遂就縣署考試。而拔文華爲冠軍。其少時膽略已如此。又文華爲諸生時。家甚寒窘。年終無度歲資。出而求貸於人。不可得。歸與妻絮絮語。其鄰業屠。屠者之妻聞之。過而問焉。趙妻以實告。淚隨言下。屠者之妻憫之。贈以家中所存豕肉一方。趙正在烹煮間。屠者適歸。覓豕肉。妻以送趙答之。屠者素與文華不相能。因大怒。撻其妻。徑入趙室。就釜中撈之去。後文華貴顯。奉命勦倭。并巡視沿海地方。道過慈谿。騶從如雲。聲勢赫奕。屠者適據案研肉。停刀睨視曰。我以爲誰耶。乃文華耳。文華於輿中聞之。至行署。命縛屠者至。自書犯由牌插其背曰。白晝持刀怒

視大臣。意欲行刺。遂斬之。趙妻聞之大泣罵。乃迎屠者妻厚養之。其報睚眦之怨如此。至崇禎間。有戲班於慈谿城中演鳴鳳記。至慶壽一折。曲盡文華阿諛獻媚之態。趙族甚繁。其裔孫亦多顯達。閱之怒甚。命僕搏而送諸官。縣令某公謂優人曰。趙係本處先朝大臣。汝何得扮此以彰其醜。命其仍塗粉帶鬢冠絡帽衣紅袍。一如慶壽裝束。而枷之。硃書其上曰。不合扮演先朝大臣。趙文華。優人一名某人。枷號示衆。坐諸通衢。以兩役守之。而使優自言其罪。趙氏大漸亟挽鄉官向令關說。令曰。彼旣送來。合當如此處法。今彼自肯求寬。我亦勉爲釋之。我情已盡。慎毋以輕縱見譏也。遂脫枷而釋之。嗚呼。人爲不善。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若文華者可爲鑒戒矣。然其在顯位時。曾奏免慈谿沿海沙地浮糧若干。鄉人至今德之。予聞先大父退圃公言前明時。吾浙有爲大位者。一日侍班上偶問浙江田賦甚重。百姓拮据可念。思欲減之。其人對曰。浙江省人民殷

富稅賦亦適相當。民樂輸將毋庸減免也。遂止。此則趙文華之不若矣。其人後以病告家居。人傳其終非正命。後裔亦零落不堪。至欲發其墓以取殉物。幸縣令知而禁止之。始得保全。翻不若文華子孫之簪纓勿替也。蓋奸邪之禍被一時而免賦之功垂奕世。故報應不同如此。

南邨曰。觀趙文華之遺事。知人之不可爲不善。蓋如此。然于奏免浮糧一事。又知人之不可不爲善。蓋如此。吁。世之君子。知所鑑哉。

象齒焚身錄

許指嚴

輸家財爲郎。曼倩便爲陸沈於俗。開西邸賣官童。謠亦深譏河間姪。女鬱鬱爲政治上之障礙。自古而然。顧探取其實利。卽羈縻以虛榮。用霸者操縱天下之大權。以驕娛其民。在古者爲狡謠已甚。在後世較之。則報施皎然明白。猶不失爲長厚。如秦始築女懷清臺。漢武報卜式以中大夫。或流芳百世。或以功名終。

斯豈得謂之刻薄哉。降至滿清，則因利而利，視漢俗歷史上之特例，居爲奇貨。而於是令甲令乙，徑以此等賣官鬻爵之穢德，著爲常典。亦旣廣招而大徠之，無慮良莠雜陳。賢愚競進，流品之不可問。忽核以整頓吏治，澄叙官方之大題。目其爲格格不入，難膺上考。自在意中。於是初以金夫而有彈冠之慶，終以負乘而遭覆餗之凶。此亦妄思利祿，以朝廷爲市井者之咎。由自取夫何足惜，在主名器者，利囮祿誘既得所欲，則斥而逐之。甯非同於罔民。然有國家法令，在曰黜涉，自有權衡。吾無如彼執法者何也。乃以予所聞於清中葉之雄主，則其術固不止是。於是變幻百出。而前此普通之操縱權衡，仍爲長厚之遺而已。乾隆四十年後，外事征繕，內興土木。而又寵任和珅等聚斂之臣，侵漁乾沒。國帑漸形告罄之勢。於是用劉文清計，摘發疆吏中之一二貪墨者，查抄搜括，藉事補苴。和珅業知上之苦衷，亦不敢盡事隱蔽。然所得終屬有限。又以祖宗成

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則於田賦一節已無望。乃注意鹽務。取其富商敲剥之。
猶不足。則廣開捐例。道府若干。州縣若干。俱得補選實官。外此虛銜封典不計。
歲獲數百萬或千萬。曾幾何時。復憂匱乏。將復用文清計。大黜貪員。而此等敢
於明日張膽。漁利病民者。皆恃和坤爲護符。紛紛告急於其黨魁。黨魁欲庇其
私人。則無以塞高宗之慾壑。欲完全聖眷。又無以樹黨中之威信。私憂竊歎。日
夜求兩全之計。其黨某尙書者。宗室也。見坤如此。乃獻殷懃。謂吾將密商於某
總監。探上意果何爲。然後定對付之方針。坤喜且曰。得某總監贊助。吾無憂矣。
某總監者。名張全福。以小黃門給事。高宗舊藩邸。便辟善媚。有心計。能得上歡。
自爲總監。宮中事皆取決於彼。和坤嘗兄事之。因得刺探御前秘密。交誼頗厚。
全福亦因坤以婪賄於外庭。歲輒致巨萬。至是坤以彌縫現勢。事求窺上之意。
旨所在。全福乃藉開捐事例奏上後。上方嗟歎不已。曰。所獲幾何。值得爾許張。

皇邪。又言鹽務亦疲弛。報效才及十萬。而侵漁乾沒乃至數十百萬。一曠案起。株連成羣。朕亦何樂爲此。因悄然不悅。全福僞伏案下。持殘編一卷。雒誦上問。何書。全福奏曰。奴才偶檢舊籠。得鄉間唱歌小本一冊。幼時所服習者也。今已二十年矣。愛其真率。故私閱之。恍有曩昔竹馬釣遊之樂。上笑曰。爾乃不如安樂公。尙思蜀乎。遂取其本視之。則彈詞也。中皆述山西亢氏殷富豪華事。席豐履厚。鑿玉炊金。極人間天上窮形盡相。以長短句編成之。雖俚俗亦自聯綴。上略流覽。因問曰。此故事耶。抑並世有其人。全福答曰。其家固無恙也。且托庇太平盛世。年穀和熟。藏富於民。彼之殷實恐尤倍蓰於昔矣。上曰。朕奈何不知。聞全福曰。其子弟固無仕宦者。因乃祖創業時。恐後裔以宦爵驕奢致敗。遺訓止令各職一業。即使讀書爲士。亦不許應試。族人瞻其廩給。俾識文字。教家塾而已。至今已五世同居。絕不分析。公產有大宗掌其出入。其支庶亦各擁厚資。

熙熙自得。不知人世間有榮辱升沈事也。唱歌本中所云云。非盡子虛其素封逸樂之狀。固什得八九耳。上曰。彼先世何業。獨能致富若是。全福曰。聞在國初時。亦一簣人子而已。有薄田數畝。採樵以佐之。偶入山中。見藏鑪纍纍。遂持畚鍤。取之數月而不竭。由是巨富。或云此卽李自成所輦之金。因追師至棄置山谷中也。上因歎曰。嗟乎。朕安得有此。烏保蜀卓其人者。而與之計贏絀乎。又曰。朕向以爲天下之富。無過鹹商。今聞亢氏。則猶小巫之見大巫矣。又曰。朕曩閱疆臣章奏。憶晉省凡遇賑濟。必有亢氏捐輸巨金。因屢得樂善好施之旌表。殆卽此歟。全福答曰。聖言果不謬。亢氏固好行其德者。凡在荒賑。無不解囊。此卽其保世滋大之根基也。上曰。朕之命官懋賞。至優極渥。自謂亦復不薄。奈何亢氏獨不願仕宦。全福答曰。以奴才意度之。彼山野細民。驟獲非分。罔知天地之高厚。主恩之浩蕩。但思爲門以內之緘縢扃鑰。保子孫之溫飽而已。安知名器。

尊榮爵祿華貴哉。且當其微時。亦既鼓腹自足。帝力何有。則不知育才殖學。勉
思報稱本朝宜也。及子孫習慣自然。中材以下。誰復能破此成例。故至今甘守
白丁耳。上曰。朕當鑿彼顚蒙。作其致身之義。令彼稍知君臣大節。必不能聽彼
濁富於此文運開明之世也。全福曰。奴才聞現今陝甘賑案。亢氏亦捐萬金。聖
上或乘此略賞以名位。更令晉撫勸令續輸巨款。又復獎之。如是。則可漸引於
效忠之域矣。上以爲然。是歲賑案數起。亢其宗者。所謂掌出入之冢君也。保升
至太守。儼然青石成頂。孔雀彫翎矣。亢其宗年甫弱冠。繼其祖得窖金者已五
世。居第在山西平陽府城外。閑深壯麗。埒於宮庭。其中堂且設寶座。云康熙時。
聖祖幸五台山。曾假其宅駐蹕。行在謁覲。賜其三世祖冠服。欲官之。固辭不出。
聖祖聞其家訓。笑而遣之。亢氏納報效金十萬。聖祖令充征準。夷軍餉焉。其家
因於中堂裝置寶座。窮極華美。誇爲奇榮。以是見彼固未嘗忘情於華廡也。特

平陽僻遠。晉俗又勤儉質樸。家世業農工商。宗族交游。鮮事游宦。以故數十年來。其混沌未鑿。尙如故。雍正初。火燬其屋數十楹。稍稍損失。然固無害於大局。逮高宗朝。四方安謐。物力充物。亢氏於京津吳皖漢粵所設之商肆。匯兌業俱有贏羨。以是益富厚。倍於祖時。其宗之父。守業家居。派經紀夥徒四出。每挾簿冊報歸。則主人坐東廂。臥隱囊。俊僕女奴旁侍。左設書算。右懸天秤。廡下一人持名冊。按呼夥友。以次魚貫入。呈會計清冊於左。獻銀鑪交鈔於右。雙方核對相符。則一人下復進一人。如是累日始罷。歲之春三月。爲報歸期。蓋承各肆年終之成算也。例率以爲常。有特別盈虛消長事。則主人戒期集家老。部署左右。如常例判其優劣曲直。而誅賞之。凡任此職者。必大家嫡子。制髮鬚與古宗法大夫之家暗合。但無官職威儀等數。而夥徒之對於主人。亦貴賤迥殊焉。其宗之父。有幹才能。綜核理財。頗得綱要。衆夥無所施其欺罔。顧性漁色。喜音樂。衆

夥知其如此。競於吳中購名伎。飾美姬以進。大悅之。令家中婢媵悉效吳中裝束。平陽去江浙遠。居人目未睹羅綺珠翠之飾者。比比皆是。獨亢氏有衫輕窄袖。墮髻折腰之風。大家富賈爭効之。習俗稍稍侈靡。然謹厚者輒曰。吾敢與亢家比而效顰耶。以故聲色之奉。仍讓亢家獨步。會吳夥以揚州歌伶獻繩長生殿傳奇之美。主人卽命家伶仿演焉。長生殿傳奇者。康熙時新劇。名盛一時。趙秋谷因之而貶謫。蔣心餘用之以作倚晴樓各種曲。廣陵鹾商趨之若狂者也。其宗父得其舊部。乃制衣飾。庀器用。費鑪至四十萬兩。始獲開劇。盛招賓客。以寵之。筵宴又費十餘萬。室中爇香。燼餘至數畚。燭淚以石計。家僮受賞。各至數萬。一時京畿三輔間。無與倫比。及夏暑園居。更增飾池館。園去第宅數里。複道相屬。周垣至十里。餘樹石池臺。幽深如趙千里畫。門前有巨石。八伏如蹲獅。而不雕鏤刻畫。扣之鏗鏘有聲。僉云皆絕大銀塊。無意置室中。人亦不能竊也。

年久黝暗如石。苔蘚滿焉。人亦遂以石視之。曾有書生游晉。因其戚紹介於亢。亢投刺約爲消炎會。因赴其園。遠望樓閣插天。觚稜隱現。幾疑天上宮闕。及入園門。則水竹森然。則饒幽致。有人肅客入。蕭齋遷迤曲折。歷門至十數重。始得一院。院中小山積疊。嵌空玲瓏。有張南垣石濤和尙大意。地皆砌以文石。作冰梅紋。上置梓楠架數十座。排列成行。架上庋白石盆。雕鏤工巧。有天然姿致。盆中皆素蘭茉莉。夜來香。西番蓮之屬。凡南中芳卉。至數十種。院之正南一閣三楹。前槐後竹。垂蔭鬱蒼。閣中窗戶盡除。廊廡洞達。懸水紋蝦鬚簾箔。自外望之。洞虛縹渺。如入仙鄉。捲簾而入。則懸董思白雲景山。水配以趙子昂聯語。則呼龍耕烟種瑤草。踏天磨刀割紫雲也。下鋪地簟。爲紫黃二竹絲互織之卍字紋。左右分設棕竹椅十六。孕涼貯風。令人意爽。旁又置磁橙二。磁榻一。以龍鬚草作枕。褥滑軟如春波。又棕竹大方几一。獨置中央。花欄細密。以錫作屨。面嵌水

晶中蓄綠荇。金魚遊泳可玩。閣之兩壁。皆以紫檀花板爲之。雕鏤山水人物。極其工緻。又空其隙。通兩夾室。室中滿貯香花。上排五輪大扇。設典守者於複壁間。以機運轉輪軸。風從隙入。閣中習習。披香忘其爲夏日矣。未幾。肅客折入苑中。則邱壑連環。亭臺雅麗。令人目不暇給。旋乃繞山穿林。前有平池。廣輪五畝。許碧玉清波。沁人眉髮。中有千葉芙蓉。紅白相間。灼灼亭亭。含葩欲吐。緣堤而東。千樹垂楊之下。別有舫室。渡板橋而入。前爲頭亭。中爲中艙。後爲梢棚。宛然一大平艘。推窗四眺。大有濠濮閒想。窗以鐵線紗爲牖。排日延風。如入雲霧。荷香暗度。撲鼻清芬。其椅桌坐臥具。皆湘妃竹。鑲嵌青花磁爲之。艙中兩筵已具。筵上榴荔梨棗蘋婆果哈密瓜之屬。半非時物。其器具皆鐵底哥窯。沈靜古穆。每客侍以嬖童二。一執壺漿。一司供饌。饌則客各一器。常供之雪燕冰參外。駝峯鹿鱠。熊蹯象白。珍錯畢陳。妖鬟繼至。妙舞清歌。足以追魂奪魄。酒數行時已。